

张宝瑞

著

# 粉红色的脚

悬疑  
战栗  
推理  
恐怖  
悬疑  
惊悚

中国工人出版社

# 粉红色的脚

张宝瑞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粉红色的脚 / 张宝瑞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08-6808-8

(张宝瑞作品)

I. ①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8757号

## 粉红色的脚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录 |

|     |          |
|-----|----------|
| 001 | 引 子      |
| 009 | 第一章 将军归来 |
| 046 | 第二章 巴豆惊险 |
| 076 | 第三章 教堂幽灵 |
| 111 | 第四章 一双假肢 |
| 150 | 第五章 黑旗事件 |
| 177 | 第六章 香山遇险 |
| 218 | 第七章 谁是凶手 |
| 248 | 第八章 谍星飞逝 |

## 引 子

夜深了。

河面上冉冉升腾的雾气，弥漫开来，像一大片若隐若现的轻纱，裹住了苍翠的林木，裹住了绰绰约约的青瓦房，也裹住了广袤的原野。

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遇到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发出更大的声响。

义乌的深秋，有梦一般的深邃。

龙飞从田野上散步归来，推开了一扇漆黑的院门，古老高大的梧桐树叶在这扇门上投下斑驳的阴影。

龙飞绕过院内中央的古井，向北厢房走去，房门半掩，屋内黑暗。

他早已习惯，不愿开灯惊扰这黑暗，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北厢房，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鼻而来。

中屋是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落款是徐渭的残竹古画，年代已经久远，泛黄的画面上沾有油渍。风卷残竹，叶黄干枯，歪向一边，右上端题有两句行书小诗：饱经春夏秋冬雨，任凭东西南北风。

正中有个八仙桌，两侧有椅，皆是紫檀木制，泛有紫色光泽。左侧是卧房，右侧是书屋。

卧房内有一老式雕花双人木床，雕有精细牡丹藤萝，床侧有一方桌，桌上有一暗蓝色鼓腹花瓶，瓶内插有一束墨菊。床的左侧有一扇窗户半开，任夜风徐徐而进，窗户左侧有一花纹厚布窗帘，在风中飒飒而飘。

方桌的上方有一幅黑石国画，画面上通天山墨，密不透风，乱树掩映其中，右上端亦有一题款：旷如无天，密如无地。

龙飞已然困倦，倚住床头，深思熟虑。

他来到浙江义乌市郊区这座祖传老宅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不久前他奉命到台湾侦察国民党海军潜艇的情况，在台湾爱国少女阿娇的帮助下，登上国民党海军王牌“飞鹰”号潜艇，后在阿娇的掩护下登上救生艇脱逃。那位年轻秀丽的台湾姑娘阿娇引爆炸弹与“飞鹰”号潜艇同归于尽。龙飞驾驶救生艇在海中漂泊多天，终于遇到我海军巡逻艇，抵达大陆，胜利完成任务。组织上考虑他工作艰辛身体疲惫，于是让他回故乡度假歇息一段时间。

龙飞的祖父祖籍浙江省义乌市，是清朝的进士，也是著名的诗人和诗社领袖，祖母是当时两江总督的女儿。龙飞的父亲龙飞翔在上海上大学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主办过一个进步文学刊物。龙飞的母亲白莺晓是龙飞翔的同班同学，受龙飞翔的影响，在这个文学刊物处当编辑；以后经龙飞翔的介绍

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白莺晓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南洋富商，曾赞助过孙中山主办的兴中会。龙飞翔生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白莺晓生得小巧玲珑，洁白如玉，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两个人奉党的指示，转到浙江、安徽从事地下斗争。以后他们秘密结婚，不久生下龙飞，并把龙飞放在浙江义乌祖母处养育。龙飞翔当时担任中共华东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白莺晓负责与党的秘密交通站的联络工作，同时兼管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由于原中共组织部部长顾顺章的叛变，龙飞翔和白莺晓在出席上海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时，双双被捕。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两个人虽经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最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两人处死。刽子手将龙飞翔绑在一个大木板上，将他活活钉死。临死前他纵声大笑，高唱《国际歌》；白莺晓则被扒光衣服捆绑后，投进了黄浦江。

龙飞不愿提及这些往事，一想起此事，便伤心不已。对于父母，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那时他年龄尚小，后来中共特科处决了叛徒，为父母报了仇。龙飞在祖母处长大，义乌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在上高中时他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在中央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他一直受当时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领导，从事学生运动并负责搜集情报。

龙飞没有睡着，思及父母，想到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英勇献身的事迹，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他想起当年重庆中美合作所关押的一位共产党人作的一首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他又想起另一位共产党人夏明翰烈士临刑前写的一首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他仿佛看到面对敌人的屠刀和铁锤，父亲面带微笑，纵声高唱《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敌人凶恶地举起铁锤，把大铁钉钉在父亲的双肩、胸口、头颅、双手和双腿……鲜血染红了爸爸的衣服……

他又仿佛看到母亲被匪徒剥得赤身裸体，被装进一个大麻袋，投进汹涌澎湃的黄浦江……

那是一个凄清的黄昏，江水呜咽，小雨淅沥，街上行人寂寥，码头军警林立。

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几十个渔民下江打捞，也没有找到母亲的尸体。

母亲可能随波逐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

父亲残缺的尸体和母亲生前最喜欢穿的一件旗袍，一起被埋进义乌郊区野草萋萋的山冈，上面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

## 龙飞翔白莺晓之墓

落款是：

牢记你们的人民。

每年清明时节，龙飞都要和祖母乘着马车去那里，摆放父亲生前最喜欢喝的六安瓜片茶叶和母亲生前最喜欢用的苏州绢扇，扇面上是两只飘飘欲飞的蝴蝶。

每当这里，小龙飞便唱起自己编的一首歌谣：

蝴蝶，蝴蝶，你慢慢飞翔，  
你的翅膀满载阳光；  
飞过高山和大海，  
给四季带来希望。

蝴蝶，蝴蝶，你高高飞翔，  
你不要忧伤不要彷徨；  
飞过沼泽和草地，  
迎来万紫千红鸟语花香。

祖母说，母亲最后一次来看龙飞时，龙飞正在小床上熟睡。母亲没有惊醒他，俯下身来深情依依地望着他，轻轻地吻着他的小脸蛋，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淌下来，湿了龙飞的脸蛋。但是龙飞

还是没有醒。

母亲走了，这是永诀。她好像预感到什么，走之前依依不舍地倚住门框，目光里充满了忧郁。

妈妈牺牲十年后，祖母也去世了。以后龙飞随姑姑在这座老宅生活，每年清明时节去探望父母。抗战胜利后，姑姑改嫁给一个富商，出国开创新的生活，这时龙飞也已长大成人了。

姑姑改嫁给富商到印度尼西亚以后，她的一个儿子一直居住此处，这个青年大学生毕业后到印度尼西亚探母一去不复返，这座老宅便空闲下来；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又无人打扫，这里夜半经常听到有神秘女人的叹息声、咳嗽声、哭泣声、笑声，有时还有光亮，于是附近乡亲都把这座老宅称为鬼宅。

龙飞一个月前来到此处，精心打扫一番，扫出的尘土就有两车，还有不少落叶残枝，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在后院的乱石堆里窜出一窝黄鼠狼，连老带少，有七八只。

这座老宅的房后是一片稻田，稻田倚着一片杂树林；走进杂树林，便是龙家的老坟地，这里埋葬着龙家世代代上百口人，坟地毗邻如黛的群山。

深秋的风，凉爽透骨，卷带着湿叶的气息。

龙飞喜欢闻这气息，小时候他和祖母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白发苍苍的祖母倚着那棵古老的梧桐树，给龙飞讲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其中有“掘地见母”“完璧归赵”“闻鸡起舞”“岳母刺字”“悬梁刺股”等故事。有一则故事牢记在龙飞的心底：

有一个富翁，年轻时家里很穷，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从

小就生存在饥饿和窘迫之中。节日的花衣服、喜庆的爆竹，父母的呵护，这些本该属于孩子的专利，都与他无缘。

最使他难忘并终生感恩的是小伙伴对他无私、真诚的帮助和呵护。只要小伙伴手里有两颗糖果，肯定有他的一颗。在贫穷和饥饿之中，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呢？

一眨眼三十年就过去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变了模样。此时，富翁步入中年。外出闯荡的他奔波劳碌，摸滚爬打，算计别人，也被别人算计，富翁一路风尘地走过来了，成为一个稳健、精明、魅力非凡的男人。一天，少小离家的他动了思乡之念，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富翁回到了家乡。当日，他走遍全村，感谢人们这些年对父母的照顾，并每家送了一份礼物。夜里，富翁在自家的堂屋里摆桌请宴，赴宴者多是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中年人。

按那里的风俗，赴宴者都要带点礼物表示谢意。大家来的时候，都带着礼物，有的还很贵重。富翁一一请大家带回，同时带回的，还有他自己馈赠的礼物。

正在大家热热闹闹布菜斟酒的时候，门开了，一个儿时旧友走进来，他的手里提着一瓶酒，连声说：“对不起来晚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朋友日子过得很艰难，其情其景，一点儿也不亚于富翁儿时。富翁起身接过朋友提来的酒，请他在身边的座位上坐下，朋友的眼里闪过几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富翁亲自把盏，他举着手里的酒瓶，说：“今天，我们就先喝这一瓶，如何？”他一饮而尽。

“味道怎么样？”富翁问，所有赴宴者都面面相觑，默不作

声，旧友更是面红耳赤，低下了头。

富翁瞧了一眼全场，沉吟片刻，慢慢地说：“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喝过各种各样的酒，但是，没有一种酒比这酒更好喝，更有味道，更让我感动……”说着，站起来，拿起酒瓶，又一次一一给大家斟酒，“来，再干一杯！”

喝完之后，富翁的眼睛湿润了，朋友也情难自抑，流泪了。

他们喝的哪里是酒，分明是一瓶水啊！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感人的场面吗？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吗？朋友不以贫穷自卑，提一瓶水也要去看儿时的朋友。富翁不忘旧情，不以为忤，反而大受感动，情不自禁，以致流泪，这瓶“水酒”含着重如泰山、穿越世俗的真情。

龙飞忽觉眼前的窗帘动了一动，他凝眸望去，只见在窗帘连着地面之处，皎皎月下，露出一只粉红色的脚！

他大吃一惊，忽地下地。

只见窗帘晃动，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窗口跃了出去……

龙飞也窜出窗口，窜出院墙。

茫茫原野，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看这身影，是个年轻的女人。

龙飞望着苍茫的夜色，怅然若失。

## 第一章 将军归来

龙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这是一个凄清的秋夜，秋虫的鸣叫划破了义乌沉寂的夜空，刚刚见到那只粉红色的脚的龙飞怎么能入睡呢！

梅花党肯定是知道了我的行踪，不然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神速，猫闻着腥味就赶来了。

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

来者不善，是什么人呢？

白薇？这个梅花党大陆潜伏组织的女魔头，自从1963年在北京西山跳崖后，又神奇般地复活，以后又出现在秦淮河畔，指挥策划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行动；行动失败后，又在人间“蒸发”了。这个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的同桌同学，那双深情依依的大眼睛，亭亭玉立的身姿，嫣然一笑的神态，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她是梅花党的女特务。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在龙飞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

去，曾经遗下许多痛苦的回忆。他不禁想起阅读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的一段交往。工人家庭出身的保尔曾救过冬妮娅，与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相识，并有了情感。当他们分手时，冬妮娅怅然地望着如血的夕阳，感慨地说：“保尔，难道我们的爱情就像这将要落山的夕阳……”保尔听了，默然无语。过了几年，为了修铁路，保尔出现在冰天雪地的铁道上，一列火车停了下来，冬妮娅和他新婚的银行家丈夫走下车。身穿裘皮大衣的冬妮娅惊奇地打量着衣衫褴褛的保尔说：“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修铁路更好的差使，我还以为你已混到什么委员了呢？”保尔对她彻底绝望了。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理念，使两个曾经初恋的伙伴背道而驰。

来者是黄妃吗？这个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小女儿，是活跃在东南亚的梅花党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香港某报记者，背景十分复杂，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部门都有联系。这个交际花是梅花党黄系的重要骨干，人生得冰清玉洁，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煞星。

龙飞又想起去年他在金门岛遇到一个神秘少女的情景：

仲夏时节，金门岛的夜，梦一般的缥缈。

海浪悄悄地袭上海滩，不忍拍击岸边嶙峋的礁石，尽量轻轻地抚摸着它，然后依依不舍地滑下去，消失在黝黑深邃的大海之中。

夜风裹挟着咸涩涩的味道触摸着海岸、礁石、绿树、野花以及岸边的礁堡，还有那密匝匝畏缩在岛内的简陋营房。

夜，更深了，可是阿娇还在海中恣意游弋。

这个 19 岁的台湾姑娘仿佛陶醉在另一个世界里，她用由衷自豪的目光仔细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富于弹性的胴体，一对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耸的小白葫芦似的乳房，纤细的腰身，雪白高翘的丰臀。

她从小就喜欢裸游，那时常常在台北府邸的屋顶游泳池里游弋，竞相眨眼的繁星，一弯皎洁温柔的月光，都向她投来俏皮的眼波。她在台北一中时是全校蝶泳冠军，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还没有同学超过她的泳技。

阿娇的目光从胴体移向岛中的守军司令部，那是一个坚固的地下建筑。父亲吴奇是守军副司令，他曾是蒋经国创建的 208 师的上尉军官，1948 年移师台湾。一天晚上，吴奇到台北一家豪华夜总会玩，被一个叫阿丽的年轻美貌的女歌手吸引，当他正陶醉其中时，几个地痞冲了上去，强迫阿丽跳脱衣舞。吴奇冲上去，打散了地痞，救出阿丽。一年后他与这个台湾少女结婚，并生下阿娇。父亲的俊伟，母亲的丰腴，造就了阿娇魔鬼般的身材和姣美的面容。天有不测风云，阿娇五岁时，一家三口到台北郊区温泉度假，在山路上，父亲驾驶的军用吉普车为了躲闪飞驰而来的美军军用吉普，冲下山坡。母亲为了保护女儿，将阿娇紧紧搂在怀里，自己的头部撞到一块巨石，登时气绝身亡。父亲深爱母亲，母亲死后，一直孤身未娶，把全部的爱都倾注给自己的女儿。正值女儿放暑假，到金门岛度假，吴奇知道女儿喜欢裸泳，就开辟出一片禁区供女儿裸泳。

阿娇望着客厅里透出的灯光，思忖父亲一定不肯入睡，倚在沙发上看书或看电视，静静地等待着自己归来。他在隔壁为女儿布置了一间华丽的卧室，柔软的席梦思床、白色书柜和衣柜、日式拖鞋、鸭绒被、绣有巴黎圣母院图案的白色窗帘，在房屋的一角还有一间

精致的卫生间。

阿娇正在遐想，猛然间触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她吓得尖叫一声，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男人顺着海浪漂浮而来，她吓得急忙往岸边游，匆忙爬上海滩。

听到阿娇的尖叫，几个持枪士兵急忙跑了过来。

阿娇一见急红了脸，叫道：“你们他妈的混蛋！”

那几个士兵看到阿娇白花花的身子，都愣住了。

其中一个胆大点的士兵问：“小姐，怎么了？”

阿娇用手一指大海：“水里有人！”

又有一个士兵呆头呆脑地说：“大概是鲨鱼吧。”

阿娇用手掩住自己的私处，急道：“你们还不转过身去！”

那几个士兵“刷”地转过身，背对着阿娇。

阿娇赶紧拿起内裤、乳罩、连衣裙，胡乱地穿起来。

士兵们从水里捞出来的是一个人人事不省的男子，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赤着双脚，约有三十四五岁，大陆人。此时他正躺在金门岛守军司令部的一副担架上。

守军副司令吴奇正端详着他口袋里搜出来的一张军官证，上面写着：李强，男，1940年出生，祖籍江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少校艇长。军官证上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钢印。

当时龙飞的化名就是李强。

一个军医和两个军护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阿娇藏在父亲的身后，怯生生打量着这个从大陆漂来的不速之客。

“阿娇，睡觉去吧，天不早了。”吴奇爱怜地望着女儿。

“不，我要看看。”阿娇撒娇地揪着吴奇的衣服。

吴奇问军医：“他怎么样？”

那个肥胖的军医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若有所思地说：“身上没伤，疲劳过度，昏了过去，没有大事。”

一会儿，龙飞悠悠醒来。

“爸爸，快看，他醒了，他的眼睛好亮！”阿娇激动地大叫。

龙飞望着吴奇，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喃喃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吴奇说：“我是金门国军守军副司令吴奇少将。”

龙飞断断续续地讲了缘由：

他跟上级领导有矛盾。生活会上他给那个领导提了意见，那个领导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长期压制他。他失去了升职的机会，终于忍无可忍，开枪打伤了那个领导，泅海跑到这里。最后他提出要求：“我要见蒋总统，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

吴奇点点头，走进旁边一个房间，拨通了一个机密电话，简要地汇报了情况。

对方告诉他，会立即报告“蒋总统”，立刻把这个共产党投诚人员带到台北，会派人核查情况。

当吴奇回到龙飞身边，正见女儿阿娇喂他杏仁茶，女儿小心翼翼、怜爱兮兮的模样，使他心下一动。

阿娇亲热地对李强说：“多喝一点儿，你会好起来的。”

龙飞问：“你也是护士？”

阿娇嫣然一笑，摇摇头，说：“我是小天使，从天上飞来的。”